

首届台湾香港文学学术讨论会专辑

台湾香港文学论文选



福建人民出版社

台湾香港文学论文选

本社编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8.875印张 2插页 212千字

1983年10月第1版

1983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200

书号: 10173·481 定价: 0.92元

台港文学研究的新起点 (代序)

《海峡》编辑部

羊城仲夏，来自全国各地的台湾、香港文学研究工作者，聚集一堂，举行了全国第一次台湾、香港文学学术讨论会。这是一次盛举，引起了海峡两岸以及港澳、东南亚和欧美的海外华人作家、学者的共同关注。会议还邀请了部分香港作家、评论家和旅美的台湾诗人出席，互相探讨，共同磋商。它对于国内刚刚开始台湾、香港文学的介绍和研究工作，必将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本刊对这次学术讨论会的圆满举行表示热烈的祝贺，并祝愿今后在台湾、香港文学的介绍和研究工作中，取得更大成果。

台湾文学和香港文学，都是我们祖国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的新文学，是直接祖国“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召唤和推动下，发生和发展起来的。虽然它的成长，一直处在一种艰难的特殊社会历史环境之中：日据时期，它受着日本殖民主义者奴化政策的钳制；而在祖国大陆解放之后，又由于一道海峡的阻隔，随着国民党政权在政治、经济上对美日的依赖，在文化上也不断遭到欧风美雨的浸淫。但是，正直而严肃的台湾作家，始终在他们的作品中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感情，表现出他们对于祖国文化传统的认同和归宗。他们从乡土出发，从台湾社会这一特殊的历史环境出发，描绘着各种阶层人物的迷惘、痛苦、愤怒、挣扎和斗争，在不同层次和不同深度上表现出了台湾社会的现实。他们赋予自己的人物、故事、语言、环境，从心理

素质、伦理观念、行为特征到山川地理、风情习俗等等，以浓烈的民族气息和乡土色彩，从而证明与大陆隔海相望的台湾文学，无论在古代、近代，还是当代，都是我们民族文化的一个流脉，都是我们祖国文学不可分离的一个组成部分。

但是，由于可以想见的原因，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里，台湾文学和香港文学一直没有得到我们应有的关注，至今出版的所有中国现代和当代文学史，几乎没有一部论及台湾作家和香港作家的作品，这当然是不正常的。可喜的是这种现象已经结束。从一九七九年开始，三年多来，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台湾、香港作家和作品介绍进来，为国内广大读者所熟知，也引起了一些研究者的兴趣。可以说，对台湾文学的关注，是新时期现代和当代文学研究工作中一项有突破意义的进展，并初步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这次学术讨论会的举行，就是散布在全国各地，从祖国的心脏北京到文化交往繁盛的上海，从与台湾、香港隔海相望的广东、福建，到遥远的东北、西北、西南的台湾、香港文学研究工作的一次大会师。三年多来对台湾、香港文学的介绍和研究实践，使我们深深感到，这是一项具有深刻意义的严肃的工作，不仅因为它作为祖国文学的一部份不能不列入我们的研究课题；而且还因为文学作为生活的一面镜子，台湾文学作品是我们认识台湾社会和生活在这特殊社会历史环境中的台湾人民的一种媒介，是被阻隔了三十余年的海峡两岸人民互相了解和沟通的一种渠道。同时，三十余年来台湾文学，由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走过曲折的道路，在对待民族传统的继承和西方文化的引进上，有过深刻的教训，也有一些可资借鉴的经验和值得肯定的成绩。正确分析和评价台湾文学所历经的曲折途径，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学，在继承传统和向外学习上，将是有现实意义的。

当然，由于台湾的社会性质，产生于这一特殊社会历史条件

下的台湾文学，必然呈现出一种错综复杂的状况。一方面它既有反动的所谓“战斗文学”，有表现资产阶级情调和迎合小市民趣味的言情文学和打斗文学，另一方面，也有严肃的清醒的现实主义创作。即使在这部分比较严肃的作品中，也存在着各种复杂的情况，在不同层次和不同程度上，表现出作品的思想价值、认识价值和美学价值。作为一种特定社会的文学现象，无论哪一种文学，当然可以而且应当是文学研究工作者的研究对象。但作为介绍、则必须是有分析和有选择的进行。这就要求我们无论在介绍还是研究工作中，都要有一种严肃的科学的精神。既要看到台湾文学不可避免的存在某种复杂的情况；又要对在不同层次和深度上表现出作品思想、认识 and 美学价值的台湾作家，他们的具体处境和创作现象，有一种了解、理解和谅解的态度，从作品的客观实际出发，进行具体、细致的分析，以期作为祖国文学财富中一部分的台湾文学，找到自己恰当的位置。

三年多来，国内对台湾、香港文学的介绍和研究工作，虽已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这个事业才刚开始，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由于海峡的禁隔，大量的台湾文学资料还难以充分地进来，资料的不足，成了台湾文学研究工作者首当其冲的障碍。因此，我们目前的研究工作还比较多地处于具体的作家作品的研究上，除少数外还较难于从整个台湾社会的政治、经济、历史出发，对数十年来的台湾文学现象进行系统的综合性的研究。这种情况，就使得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台湾文学研究者互相之间加强协作和交流，显得更加必要。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之一就是能够充分发挥集体的财富和智慧，作出更大的贡献。我们期待着在加强团结、充分发挥集体智慧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我们对于台湾文学的研究水平。

对于祖国文学和它的组成部分台湾、香港文学的研究，是海

峡两岸以及海外华人作家、学人共同关心的课题。这次会议尚未能有更多台湾作家、学者参加，不能不是一件憾事。相信随着历史的发展，海峡两岸的学者促膝一席、共同探讨的日子不会太远了。

本刊在创刊号的《编者的话》中曾经表明：“《海峡》是综合性的文艺丛刊，在‘双百’方针的指引下，它将立足福建，面向全国，兼顾海外，努力展现海峡风貌，成为大陆、台湾、港澳以及东南亚、欧美等海外华侨、华人作家百花争妍的园地。”并且表示“《海峡》将热情介绍台湾作家展示台湾现实生活中矛盾斗争的佳作。”现在，我们重申这个宗旨。我们愿在台湾、香港文学的介绍和研究中，尽一分力量，通过文学的交流，促进海峡两岸人民进一步的互相了解和理解，以完成海峡两岸人民共同关心的祖国统一大业。我们恳请海峡两岸以及港澳、东南亚和欧美等海外华人作家和学者，给我们支持和帮助，以期我们把工作做得更好一些。

目 录

台港文学研究的新起点(代序)	《海峡》编辑部
把台港文学研究推进一步	曾敏之(1)
“五四”与台湾省新文学的崛起	卢善庆(6)
台湾乡土文学的源流及其理论要点	武治纯(21)
闽南风情与台湾乡土文学	庄明宣、黄重添(44)
对台湾文学两大流派“合流”一说的质疑	封祖盛(60)
赖和——台湾新文学的开拓者	张默芸(73)
坎坷的道路 历史的记录——评吴浊流的《亚细亚的孤儿》	谢中征(89)
论桑青(桃红)	陆士清、王锦园(99)
《台北人》艺术构思散论	阙丰龄(112)
论白先勇小说心理描写的艺术特色	陈 青(127)
陈映真早期小说的象征意义	(香港) 冯伟才(147)
走上成熟的道路——试评陈映真的近期创作	何慰慈(166)
独树一帜的台湾小说家张系国	卢菁光(179)
悲悯的胸怀 精致的笔触——谈王禎和的创作	翁光宇(194)
论台湾作家黄春明的小说	王晋民(207)
宋泽莱论	潘亚暎(222)
论刘以鬯在小说艺术上的探求与创新	许翼心(238)

【附录】

浅谈香港文学·····	(香港) 彦火(256)
参加首届台港文学学术讨论会的印象与建议·····	
·····	(香港) 梅子(262)
台湾香港文学学术讨论会纪要·····	翁光宇整理(267)
首届台湾香港文学学术讨论会论文目录·····	(274)
编后·····	(276)

把台港文学研究推进一步

——在台港文学学术讨论会上的总结发言

曾 敏 之

历时七天的讨论会开得很好。由于领导支持、各方协作及参加大会的工作同志辛勤劳动,使会议进行顺利。这次学术讨论会具有学术气氛,在讨论过程中,能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各抒己见,虽然有分歧,但这是好的现象,为台港文学研究造成良好的开端。并为以后研究工作打下了基础。这次会议,有来自海外的嘉宾,有来自东南西北的同志,能在有限的条件下,使大家有如归的愉快,这是很难得的。

综观整个会议的进程,我们认为它已产生了影响,受到了海内外的重视。在我的印象中,学术会议能一开始就受到如此重视,是很不容易的。产生这种影响的原因是形势造成的。如果没有九点和平方案的提出和中央对外政策的开放,台港文学研究就提不到议事日程上来。目前的形势对研究工作是有利的。蒋经国及其同僚曾以顽固的态度抗拒九点和平方案,并在叫嚷“反攻大陆”。可是最近台湾的“行政院长”孙运璿发表谈话,口风变了,说要跟大陆谈和平统一,只要大陆经济条件、生活条件同台湾差不多,就可以谈。从表面看,这是抗拒和平的借口;从变动看,这是一种软化的表现。软化并非没有原因的,这是台湾内外交困的反映。台湾并非铁板一块,随着时间、条件的转移,将会有

新的局面出现。这对台湾文学的研究是有利的。我们的会议开得适逢其时，可以预料这次会议结束以后，全国大专院校对研究台港文学方面会有新的开展，前景很可乐观。因此，会议的影响可用“深远”二字形容。只要我们在已有的基础上努力，就能把研究工作大大地推进。目前已有报刊协助发表会议的论文，这更可以证明它的影响。这次会议还有一个可喜的现象，就是研究台湾香港文学已形成了一支队伍，来自各大学的教师及文学研究的同志，从东南西北汇集广州，共同开会研究，就充分证明这支队伍已形成。这队伍过去所做的工作及今天的会议，是为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统一大业作出一点贡献的。文化的威力是不可估计的，我们过去的研究工作，是为了推动海峡两岸文学的发展，使祖国的文学更繁荣。我们的研究对台湾香港作家是很大的鼓舞。大陆出版过台湾香港作家的短篇小说集，在海外的反映很好。白先勇与大陆的朋友通信，表示有一天要回到故乡来，看看《花桥荣记》的旧址。白先勇所以产生了回归感情，是由于他们作品受到重视、受到关怀的原故。其它的朋友也总会有一天，有如“浪子回头”似地归来。现在有一块跳板在美国，我们可以期待有一天他们能从遥远的重洋而经香港，跨过罗湖桥，而拥抱祖国的大地。这不仅是作家的回归，也是台湾同胞普遍的感情。在大会上，田野同志的发言使我很感动，他与家属隔别了三十多年，终于从台湾辗转传来了家书，真是“家书抵万金”啊！信的开头是这样两句话：“你好吗？我们非常想念你。”这是怎样的感情！寥寥两句，包含了无限的酸辛，也包含了民族深厚的感情！文学是重要的武器，我们还预期大陆的文学作品可以在台湾出现，台湾电视台广播的《大陆秀》是一个讯号。

我们研究台湾文学，是因为文学是反映社会的，可以通过文学作品了解台湾，认识那里的人的生活和精神面貌。在台湾回归

祖国的号召下，做好工作，作出贡献。这次大会收到论文三、四十篇，对台湾的文学流派，作家作品的风格、作品反映的社会，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台湾作家的作品有缺点，也有优点，通过分析批判，对借鉴有好处，对大陆文学青年是有帮助的。我们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文学上的交流是必不可少的。

关于研究方面，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目前研究的领域还不很广，偏重于小说。从文学发展的成就看，文学的主流当然是小说，但如研究仅限于小说，那是不够的。从中国文学传统来说，对诗歌是不可忽视的。文学史上，诗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并对每一个时代是起了重要作用的。所以有人说诗歌是时代的号角、鼓手，是不能偏废的。有的同志为了研究台湾的现代诗，硬着头皮，从朦胧晦暗的表现形式与内容去探索、了解，确是苦事。但做学问总是苦中有乐，也会苦尽甘来的。有的同志说我们的研究受了聂华苓的影响，她曾在北京谈到台湾文学时说台湾没有戏剧。这一判断就不很准确，最近在北京上演的姚一苇的《红鼻子》，就曾引起强烈的反应，可见台湾的戏剧文学也有值得研究的地方。此外，我们还要注意对散文的研究，梁实秋这些年来写了很多散文，不乏佳篇，颇多怀旧之作；一个大陆朋友给他寄去一套宜兴茶具，他写成文章，对着宜兴茶具，神驰于故国。还有许多新作家都在写散文，例如林海音的《城北纪事》、徐锺珮的散文……许多作品在台湾大量出版，假如要从中寻找台湾人民对祖国的深厚感情，这里面是有丰富内容的，也有可以探讨的技巧。所以我们的研究，今后要扩展领域，有所突破。

这次研讨会还有一点值得称道，就是表现了批评精神。香港来的作家朋友，对一篇论文的片面性提出了善意的批评意见，这是值得注意的。希望我们的研究尽可能避免片面性，要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综合、分析、提炼材料。当然，一切研

究不可能无懈可击，但要力求公正。有一篇论文提到一位香港作家，并赞美他。但这几年来他写的文章没有一篇不是骂大陆的，对粉碎“四人帮”后祖国的变化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专门挑剔，把大陆看成漆黑一团，对大陆的文学成就贬斥得一文不值。我们曾提出要针锋相对，加以驳斥，不能让他欺骗读者。对这样的作家就需要对他作较全面的了解，不能凭一鳞半爪的资料加以美化，否则就会片面。而对在海外坚持进步文学倾向，艰苦地进行文学活动的朋友们反而加以忽视，就更不应该。所以这次会议有争论，有批评，这是很有益处的。我们不能满足于随手拿来的资料，这是应当共勉的。研究工作者当然要有资料才行，香港来的朋友愿意为此略尽绵力。只要我们的研究工作有成绩，领导也是会支持的，问题是我们主观上要创造条件，努力争取。要想办法开辟渠道，掌握材料，使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一些。

最后，想谈谈对台港文学学术研究的前景问题，可以用两字概括：乐观。但这两字不是等于做懒汉可以实现，而要勤奋争取。过去许多朋友发表了不少文章，有初步成就。有人建议把这几年来的论文和资料汇编成集，制成年表，提供研究线索，这是可行的。可喜的是福建人民出版社决心一马当先，要出这些文集。能这样做，为前景开辟了更广阔的道路。福建比广东更得地利之便，与台湾一衣带水，是有充分条件而当仁不让的。客观上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出版的有利条件，还得靠我们主观努力拿出成品来。我们要踏踏实实地研究，不急功近利，不讲空话。当大学的研究取得一定成果，必然会扩大到社会。读者对海外文学往往是好奇的。例如深圳特区办了一张《深圳特区报》，一出版就发行二十万份，国内纷纷订阅，在香港也销行逾万。深圳虽是区区之地，但是作为经济特区，就如开了一个窗，可以窥见香港及更远的地方，了解外面世界的变化。倘使边城的四化建设有了进

展，就可能影响全国。假如我们研究台港文学获得可喜的成果，也能扩散到全国。从这个角度看，研究前景是乐观的。

有朋友担心研究台港文学会带来风险。对这一点，谁也不写保单。但只要我们胸怀坦荡，有的是为祖国统一大业尽力的热忱，符合国家民族的利益，就不必心有余悸。如果能形成了队伍，就更好办，只要我们能用正确的态度观点进行研究，任何邪恶的压力都是不可怕的。我们需要消除顾虑，拓展胸襟，打开眼界，才可能在研究上放手一些，以主观的努力争取客观的变化，创造更好的研究条件。有人建议福建和广东在研究上可以有侧重点。对台湾香港文学的研究是共同的，但福建可偏重台湾，广东可偏重香港，使各能取地利的优势。这个意见可考虑，是合理的意见。

事实上，这次会议关于香港的论文太少了，这是很遗憾的，原因当然很多，不够重视是原因之一。本来香港这么近，取得研究资料是较易的，只要我们重视，就可以改变过来，希望下次开会时能取得改进的成果。

“五四”与台湾省新文学的崛起

卢 善 庆

“五四”，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掀开了崭新的第一页。

“五四”，凝聚着中国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文化的可贵精神和优良传统。

“五四”，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上所进行的文学革命业绩，永彪史册。

台湾省新文学是中国新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生直接受到“五四”的战斗洗礼，它的成长、壮大，又与“五四”传统的继承和发扬相关联。如果台湾省新文学和大陆新文学要寻根认同的话，“五四”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交织点。本文仅以“五四”与台湾省新文学崛起为中心论题，作点史料介绍和理论上的探讨，沟通台湾省和大陆的文学界，继往开来，艰苦奋斗，共同建设中国新文学。

“五四”运动爆发于一九一九年。那时，台湾省沦为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殖民地，已有二十四年了。台湾人民，透过了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重重隔绝和封锁，接受了十月革命和祖国“五四”运动的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一部分进步的知识分子于一九二〇年组织了“启蒙会”和“新民会”，并且仿照国内的《新青年》，出版了《台湾青年》；同时以日本留学生为中心，组织“台湾青

年会”。这些学生又利用放假的时间，组织“巡迴讲演团”到台湾各地宣传，唤起台湾人民抗日和归还祖国的情绪。台湾的许多文学史的研究者把这段时期称之为台湾新文化运动。

台湾新文学的崛起在时间上是承接在台湾新文化运动以后，一般分为推行白话文和提倡新文学两个阶段。一九二三年一月，《台湾青年》的后身《台湾》的第四年第一号，赫然刊登了黄呈聪的《论普及白话文的新使命》和黄朝琴的《汉文改革论》文章，黄朝琴文还连续次号。黄呈聪说过：“我今年六月有到过中国的地方，看过这个白话文普及的状况，一般得着利便很大，更加确实感觉有普及的必要。这个白话文，不但是民国采用做国文，使全国的学堂，将这个文编做教科书，以普及全国的民众，其他新报、杂志、著书、译书大概也都是用这个白话文做的。所以这个白话文，不是一部分好奇的人偏要用的，现在已经普及到全国，在社会上有一个大势力。如今，古文体的记述，已经渐见凋落，因为不合式现在社会民众的应用。”^①所以他“回想我们台湾的文化，到如今犹迟迟没有活动，也没有进步的现象，原因是那儿呢？我要回答说：是在我们的社会上没有一种普遍的文，使民众容易看书、看报、写信、著书，所以世界的事情不晓得，社会里面暗黑，民众变成愚昧，故社会不能活动，这就是不进步的原因了。于是我很感觉普及这种的文字，使我们同胞共同努力，普及这个文做一个新的使命，是很要紧的。”^②

黄朝琴认为：“汉字一学是世界上最为难的文字，所以我对这种学问，欲学而不成，（与各国文字比较而言，若一生愿与结交，或者可以达到。）很是悲观。”可是“教育不普及，人类不能幸福”。而“学问非少数人的专有物。”“中国为什么不振兴”是由于汉文的太难，“因此提倡改革的人，一日多一日。”

①②《台湾》四年一号、二号，1923年1月1日，1923年2月1日。

至于“台湾的文化，实在悲观。”所以要“照国语〔指日语〕讲习会的办法，利用夜间的闲暇，开设白话文讲习会，使不识丁的兄弟，练习，练习，以最少的时间，使他们得着最大的智识。教授的方法，用言文一致的文体，以言语根据，使听讲的人，易记易写，免拘形式，不用典句，起笔写白就是了。”^①黄呈聪、黄朝琴两篇文章的出发点在于振兴中华，改变台湾省文化落后、民众愚昧的现状。他们耳闻目睹了祖国大陆“五四”新文化的业绩，决心在台湾省推行白话文。这两篇文章“可以说台湾新文学运动的一响先声。”^②

一九二三年四月，《台湾民报》创刊。在该刊第一卷第四号上刊载了许秀湖的《中国新文学运动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可以说是“介绍了中国文学运动的整面情形到台湾的最初的一篇”^③，但它只是介绍而已，并没有积极的主张到台湾文学自身。因此，严格说来，到了一九二四年，张我军、赖懒云（和）、杨云萍等人出来积极提倡台湾省新文学时，台湾省新文学才真正崛起。

象台湾那般小小的岛，而且幼稚的文学界，不知自行革新也罢了。况这几十年来，日本文学界猛战的炮声，和这七八年来中国文学界的战士的怒吼，都不能打动这挟在其间的小岛，欲说其是已麻木也太可怜了！我们台湾的人，识二国文学（日本和中国）的那么多，况且此二国都是最近的师表，正可借此来把陈腐颓丧的文学洗刷一新。而事实却不如此做，一班斯文气满面的文士，只顾贪他们的旧梦，不想奋起也来革新一下，致使我文学界还是暗无天日，愁云暗淡，百鬼夜哭，没有一些活气，与现代的世界

①内容同7页的①②

②③杨云萍：《台湾小说选序》，李南衡主编：《日据下台湾新文学。明集⑤。文献资料选集》（以下简称《文献资料选集》）明潭出版1979年版，205页、206页。

的文坛如隔在另一个世界似的，这是多么可痛恨的事呵！^①

的确，“五四”到一九二四年张文发表期间，已有七八年了。这时，在中国大陆新文学运动，已经进入高潮的时期，文学革命，早已获得很大的成功。“纯粹的作家团体‘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亦先后成立，改编后的《小说日报》和《创造月刊》”，占据着文坛。^②然而，台湾岛内却仍然存在着大陆“五四”以前的那种旧文学；这种旧文学是指吟风弄月、无病呻吟的旧式诗文。“当时在台湾，以旧诗为中心而结合的诗社吟社，有一百多处，他们以岛内刊行的报纸：《台湾日日新报》（台北），《台湾新闻》（台中）和《台南新报》（台南）的汉文栏为舞台，以击钵吟为行事，形成了一大势力，大有眼空一切之概”。^③

对于这些旧文学，首先进行评击的是张我军。继《糟糕的台湾文学界》以后，他又陆续发表了《为台湾的文学界一哭》（《台湾民报》第二卷二十六号），《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第三卷一号）《绝无仅有的击钵吟的意义》（第三卷二号）等三篇文章，把旧文学攻击得体无完肤。

对于张我军的这些攻击，旧文人当然不甘沉默，于是掀起了一场新旧文学的论争。一九二五年一月《台湾日日新报》汉文栏发表了闷葫芦生的《新文学的商榷》一文：

汉文学有随世推移，观贵报革新之要，贵报亦屡论之不遗余力，然不敢如一二（不通不）之白话体，即傲然自命为新文学也。论者或云日本晚近文学，亦经一番刷新，独台湾文学依然守旧，遂将岛内之汉文家骂得宛然若杀父之仇者。吾人虚心平气，玩其论旨，迥异乎诗人之忠厚，及所谓不薄今人爱古人者。台湾之号

①《台湾民报》二卷廿四卷，1924年11月21日。

②③黄得时：《台湾新文学运动概观》，《文献资料选集》。